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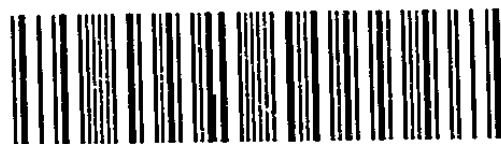
沸騰的歲月

袁水拍著
新羣詩叢之四



848
189-6
2.

沸騰的歲月
袁水拍著



3 0663 0149 4

新羣出版社

化
龍

獻
給

目次

火車·····	一
關於米·····	四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八
陽台山之春·····	一三
刻在高詠的墓碑上·····	一五
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	一七
婚歌·····	二〇
葬歌·····	二二
哀悼·····	二六
無題·····	三二
夜行·····	三三
責問·····	三六

或人的問.....	三九
或人的獨白.....	四一
抬起頭來吧！.....	四三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四六
打開廿七年前的歷史.....	五〇
法蘭西解放之歌.....	五二
停止敵人的進攻.....	五四
高原的人.....	五七
不過.....	五九
從來沒有過.....	六二
爲柏林的解放.....	六五
古老的故事.....	七一
釘子.....	七四
夜.....	七七
城裏的魚.....	七八

去看「會師柏林」	七九
這是一個謊話	八二
沒有聲音	八四
給牛角上的蒼蠅	八五
死亡的製造者	八七
垃圾堆上造公園	九二
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節	九七
口渴的要喝到泉水	一〇〇
洛爾加被害十年祭	一〇三
輓歌	一〇五
人造地獄	一〇七
殺人	一二
像老鼠一樣	一五
後記	一七

火車

想聽一次火車叫，讓我聽一次火車叫吧，
因為我是這樣地想聽一聲火車叫呀！
你忘記了嗎，火車是怎樣叫的？
半夜裏，在枕頭上，牠叫了。
從遠遠的曠野裏傳過來的聲音：
鳴，鳴，鳴，好像就在我的身邊。
我能够從這聲音裏分別那是一輛貨車，
那是一班快車，那是一班特別快，
清清楚楚看得見煙囪裏的煙，
看得見冬天的夜，水氣迷糊的車窗，
窗子裏的燈光和人臉，
所有的旅客靠在椅子背上，



打呵欠，張開眼睛，或者閉着，在担心，在希望，在等候，他們想念中的各自的一個站頭。而其中，那個支着頭的一個，正是我所約好的人。

哎，趁一次火車吧，讓我趁一次火車，因為我必須要坐在搖盪的車廂裏，那回憶裏的火車，親愛的火車。鳴，鳴，鳴，火車叫得這樣好聽！駛到那種小到不能再小的車站，四等慢車纔肯停留兩分鐘的小車站，沒有電燈的小鄉鎮，車站上只有一個警察守夜。只有一個點了的火把迎接這末班的夜車，

只有一段鐵軌吊在樑上，
噹，噹，噹，迎接這奔波喘氣的來客。
沒有人來迎接這末班車的稀少的旅客，
只有一個，在那月台上，
裹在圍巾裏的臉，凍得通紅，
正是我所約好的人。

一九四〇年

關於米

『黃包車，我說你們要發財了，這裏拉到曾家岩要兩塊錢？』

先生，今天重慶的黃包車夫真發了財，說不定他們明天買了輛福特自己開。

民國二十七年，大米一担八塊錢，二十七，加個二，便是二十九，民國二十九，一担大米五百塊，你說七百三十天裏加了好多倍？

『先生，我們從半夜三點守到現在，你就發發慈悲賣給我們一斗。』

賣平米的先生將窗子推開：

『大清早就噤噤咕咕把人家鬧得不能睡！』

『先生，我們從半夜三點守到六點，你就發發慈悲賣給我們一斗。』

賣平米的先生虎起眼睛朝下看，小孩，老頭兒，女人，老婆婆，一大堆。

『先生，你瞧今天這樣大的霧，

我們從半夜守到現在，你就……』

『不行，今天平賣處的米不能賣，

你們難道忘記了今天是總理聖誕？』

『什麼？今天不賣米？』

『那個說不賣，我們用錢買，又不是搶！』

『你們放假，窮人吃飯也不該？』

『我們在大霧裏半夜站到現在……』

『揍這壞蛋，他憑什麼打人！』

『打人呀，打人呀，不賣米還要欺侮人！』
人羣裏挨打耳光的女人按着臉蛋，
一手一隻破布袋，一手拉着一個小孩。

甲報說：『國積商應該顧全民生計。』

乙報說：『糧價飛漲，大家應該節食。』

丙報說：『不一定是國積使米價這末貴。』

丁報說：『我們要研究稻種，增加生產。』

短評家說：『嘉陵江在政治上疏浚得宜，
重慶的米源便可無慮。』

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說得對：

『米價漲，是民衆心理作用在作怪。』（註）

『慶祝總理誕辰，全市歡欣吃壽麵。』

平米每斗四元二，籼了還得淘。

半夜三點鐘，大霧裏，老人，女人，小孩……

半夜三點鐘，囤積家在夢裏米漲了十倍。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註）十一月二十二日盧作孚在渝市參議會特種審查委員會報告糧食管理情況。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 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告訴這城市裏的人民，告訴大家，

告訴各種各樣的做生意的，告訴全體市民：

請大家暫且停一停脚步吧，就在此刻，

喊住那提公事皮包的，挑担的，和抱小孩的女人。

喊住街上來往的行人，叫他們抬一抬起

低倒的頭望一下前面，望一下遠方，

大地崩裂，房屋倒塌，炮火的暴風雨當中，

一個城市在戰鬥——一個世界在爭奪！

在斯大林格勒，善與惡作着殊死戰：

一忽兒這座屋子給法西斯佔領，一忽兒奪回來，
剛才這一百碼給搶走，現在又給紅軍收復，
一間廳房在爭奪，一條街道在爭奪，

一個城市在爭奪——人類的命運在顛慄！
告訴大家吧，要大家談論這件事情，
想想吧，我們再願意把痛苦的年代拖長？
讓我們做我們的一份，爲了消滅法西斯。

假如我們閉上眼睛，什麼也不管，
那末明朝這件事就在自己身上了，
那是絲毫不誇張的，種下去什麼，收成什麼，
而以後的歷史，也還是大家有份，一起過下去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爲什麼把我們各自的煩惱結晶，變硬，
生了刺人的稜角，冷酷的邊，像刀子一樣？
爲什麼同樣命運的人，漠不關心？

爲什麼各個的悲哀不能溶解在一起，
合成一個總的仇恨，一塊兒對付法西斯？
爲什麼欺侮自己，割着自己的肉？
讓法西斯增加力量，讓敵人瘋狂跳樑？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啊！淪陷的國家裏，整千整萬的謀殺，
啊！槍斃人質的廣場上，天天有槍聲在響，
靜靜的西線，沒有戰爭的戰場！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希特勒的哨兵在西線打鼾。

她，二十七國的友軍，一個人在奮勇作戰。
四周看台上高踞着貴婦們，搖扇子，打遮陽，
看着瘋狂的野牛用角挑穿少年的肚腸！

而說我們是同盟國！啊，整個世界在呼喊，
全世界人民心裏早已開闢了第二戰場！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
所保衛的正是全人類幸福的保證書！

前一代的革命者用血灌溉這朵花，
這一代的人民還要用血灌溉她，
但是，別讓法西斯再拖長下去！
別讓他再勒索我們下一代的血啊！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歐洲還沒有第二戰場！

凡是受法西斯荼毒的，看看這件事實吧！
張伯倫的僵屍，慕尼黑魔術家，
正在按住人民的嘴巴，想把海潮阻擋！

一九四二年九月

陽台山之春

離別那綠色的港灣，
在那驚慌的春天。
啊，在患難裏的相會，
相會在祖國山間。
人們種菠蘿又打仗，
放下長鎗就下田。
打得法西斯叫饒命，
長的菠蘿甜又甜。

這裏是革命的故鄉，
澎湃英名傳四方，
想那年行軍飲馬尿，

抱着鎗輪班睡覺。
打游擊還要辦學校，
教育婦女和兒童，
穿過鐵路綫去襲擊，
敵人封鎖有何用？
黑暗是他們的仇敵，
自由，他們最最愛。
蜜蜂在屋檐下釀蜜，
戰士幫鄉女磨米。
記得山中的分別嗎？
白李花開滿田邊。
年輕而勇敢的人們，
好像還在我眼前……

刻在高詠的墓碑上

當敵人開始搜山，走近高詠的時候，
年老的岩石掩蔽他，來到他的身旁，
親人似的松樹抱住他，伸出她底臂膀，
滿山的飛鳥一千隻，一齊從天上飛下……

但是他們底愛護沒有能把兇犯阻擋！
當我們底青年詩人倒在太行山上的時候，
太行山咬緊了牙齒，眼睛裏射出火光，
他怎麼能嚥下親子底血呀！殘暴的敵人！

漳河，清漳河，哀悼吧，高詠是你底詩人！
漳河，清漳河，哀悼這新中國底民謠詩人！

漳河底女兒們在河灘上停止了洗衣裳，（註一）
掩着臉，讓漳河唱出她們底共同的哀傷。

捨不得你的——是親人，同志和敵後的人民；
殺你的——是法西斯蒂，世界文化底敵人；
他們殺過洛爾珈和康福特，和你一樣年輕；（註二）
爲你報仇的——將是我們，記下這仇恨！

一九四三年

（註一）『漳河女兒歌』，高詠作，曾見於香港『星島日報』。希望有人把詩人的遺作收集，讓大家吟唱。

（註二）洛爾珈（費代里各、加爾西亞）西班牙著名詩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內戰爆發後，一星期之內，在一個黎明中，法西斯蒂把他帶到格拉那達城外路旁槍斃了。他的謠曲在西班牙普遍地被愛好着。康福特（約翰）英吉利青年詩人，他參加西班牙內戰時的國際縱隊，在依爾哈之役陣亡。

紀念西班牙的戰士們

在哪兒，在哪兒，那些西班牙的好兒女？

保衛馬德里的政府軍，和熱情的國際縱隊？

在田溝里嗎？在山頭上嗎？在巷戰的牆角嗎？

在搬運小學校的課桌？在搭救砲火里的

嬰孩和書本嗎？依舊守牢那艱難的前線嗎？

在哪兒，在哪兒，那些剛剛從這次革命中

教出來的工人、農民、和婦女，依舊在學寫字母，

和『不准通過』嗎？革命的歌聲依舊響在

伐倫西亞、巴塞龍那、格拉那達的街坊？

人們依舊在眺望有沒有船隻，裝來火藥和麵粉？

在哪兒，在哪兒，那些西班牙的戰士們？

教是在揩着眼睛，眼看法西斯把西班牙燒光，殺光？

還是在呆呆地對着那冷了的大砲，空了的子彈箱嗎？

還是在急着從手裏慢慢鬆出去的戰線？

眼看叛軍的佔領區像火餞一樣擴大嗎？

啊！他們死了，像橄欖掉在地上爛掉了！

九九六天的鬥爭失敗了，希特勒和法朗哥勝利了！

最後被追擊的人民，擋住在比利牛斯山外，進退不得……

到現在——什麼也看不見，只是蔓草和荒煙！

只是集中營裏依舊鎖着西班牙忠實的兒女！

但是人們死了，人們還是活着；

伙伴們的血流完了，伙伴們的血還在流着；

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又站起來；

揩不掉歷史上的血，消滅不了求生的希望；
法西斯還沒有死，西班牙還在抵抗。

在這兒，在這兒，這些西班牙的好兒女，
在浸透過血的田溝、山頭、和牆角，
在伙伴們的墳墓旁，他們依舊射擊，
向法西斯瞄準，他們依舊在自己的，
被幾百年內戰破壞的土地上，唱着革命的歌謠。

在這兒，在這兒，這些西班牙的戰士們，
他們依舊在風吹的夜晚，橄欖樹上披著月光，
橄欖葉上滴下露水，冰一樣涼，
滴在乾焦的嘴唇裏，滴在火熱的頭額上，
想的依舊是明天，計劃的依舊是將來的希望！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婚歌

天光啊！快一點睜開你的眼睛吧，
快一點閉上你的不知厭倦的眼睛，
好讓我的愛——快一點來！

坐着，忍住呼吸，一心一意等待，
日子會快一點過去吧？

還是要我到街上去奔跑，
去追趕那奔跑的快馬呢？

天光啊！快一點睜開你的眼睛吧，
快一點閉上你的不知厭倦的眼睛，
好讓我的愛——快一點來！
把院子裏的花，多澆上一點水，

把這顆等待你的心，多放進一點光，
像一間光亮的屋子，花在這兒開，
等你來，我的愛，等你這兒來！

一九四三年

葬歌

——爲曹禺劇本『家』中的覺新作——

啊，睡在這裏的是誰呀，
這孤零零的荒墳？

活着的時候一樣會哭會笑，
現在卻天塌也作不得聲。

這是個勇敢而又軟弱的靈魂，
勇敢，爲了他勇敢地反抗，
軟弱，爲了他軟弱地妥協，
死的時候，熱淚往下滾。

他有沒有親近的人，
死了還放不下他們？
他的親人就是他的敵人，
他的友人，他不能親近！

假如天再肯讓他站起來一次，
把最後一句話說給人聽，
他一定說，對惡，要狠！
不管牠存在外界，還是藏在自身。

因為母親留給我們的血，
當中流着忍耐、善良和愛心，
在這樣人和獸作戰的時代，
這些也足夠做我們的敵人。

二

啊，睡在這裏的是誰呀，
這可笑的，卑微的屍體？
不，不，他並不可笑，並不卑微，
尊敬他吧，像尊敬你自己。

我們一樣是大海裏小小一顆米，
可是人的驕傲使我們抬起頭來，
向山岳衝撞，向權力唾涕，
受盡侮辱，可是決不可笑呀！
不，不，這個墳墓並不卑微，
是舊的世界，葬在這裏，

他可能失敗，倒下，爛掉，
他的胸膛却至今還在滾沸！

美和醜肩並肩葬在一起，
讓後來的人們看輕今天吧，
我們却沒有這個權利。
勇敢的求生者不斷殺死自己。

你呀！你可憐的犧牲！
你可惡的罪人！
你咬緊了牙齒死，
咬住了仇恨，嚼碎了愛情！

哀悼

小巷裏聚着一堆人，
圍成一個半圓形，
在看牆脚下躺着的
一個十來歲的孩子。

他的左腳曲在右腿下面，
赤着的右腳浸在
一溝骯髒的黑水裏，
好像一點也不覺得。

乾枯的臉皮，
閉着的眼睛，

哀悼

一只小手對大家
空空的攤開着，

好像說，聽憑你們處置吧！
腳可以踩他，
螞蟥可以爬上去，
狗可以去咬。

一個死了的孩子！
有人彎下腰，
在察看，他還有熱氣沒有。
其他的人默不作聲。

大家垂下頭，
站在他旁邊，

好像對這卑微的生命，
在致最後的哀悼！

在這孩子的生涯裏，
還是第一次受人注意；
第一次當『人』來對他。
人死了才知道人活過。

噢，『活』是無足輕重的！
『死』才嚴肅！
靜靜的安穩的『死』啊，
『活』比你殘酷得多了！

他身上穿的衣服
並不太髒，

使我猜想他

也許還有母親。

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的母親是誰？

他們做什麼過活？

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他的名字叫『孩子』，

他的母親叫『母親』，

他們靠一雙手過活，

他們住在這人間。

（她只知道有一天，
她的孩子沒有回家，

她只知道她的孩子
給這個世界搶去了。）

忽然，從人羣裏，
伸出來兩只張開的手臂，
蓬亂的頭髮，
一個女人……

上面是天空，
下面是大地，
一個母親的哭聲，
從地上升起。

你摸摸隨便那一個
新生的嬰孩，

悼 哀

你摸摸那柔軟的
粉紅色的手脚，

你摸摸那跳動着的
溫暖的小小的心房

唉！世界，你的刀子從那兒
戳進去呢？

一九四三年

無題

我不願吹滅我的蠟燭，
讓牠深夜還點在牀前，
牠有時不動，有時睜眼，
眼睛一樣尖尖的光焰。

沉沉黑夜包圍在這裏，
我一刻不停來回想念。
牠是我所曉得的一種
溫暖，注視着我的心田。

一九四三年

夜行

這條路好泥濘呀！
一步一溜地走。

黑夜是這樣的濃重，
周圍是這樣的沉默，
山坡上那些破舊的小屋
好像隆起的墳墓。

只有偶然一個夜行人
握一支火把走過，
默默地踏着泥濘。

偶然一輛人力車拉過，

裏面該有人坐着吧？

他在想些什麼呢？

在這樣一條泥濘的路上，
這樣一個黑夜。

吊在車上的油燈

幌盪着一個黃色的光圈。

像馬一樣喘氣的車夫

他又在想些什麼？

打更的老頭兒弓着背。

疏落的幾下鑼聲

有沒有傳到那些破屋裏去。

使勞苦的身體

在夢中轉動一下？

這條路好泥濘呀！
幾個不相識的夜行人，
彼此不知道的靈魂，
沉默地
在這黑夜中走過●

一九四四年

責問

責問他，

責問他，

把理由講出來，

看他講不講得出？

什麼『婉轉』！

什麼『靈活』！

別讓他避開話頭，

用旁的話來搪塞！

一天喝三千元廣柑汁，

布匹霉爛了三萬萬元……

太多了，

太多了，
就使那麼多的商人，
也担負不了所有的
排字房裏底『奸』字！

揭發他，
揭發他，
事實是事實，
抹不掉，擦不脫，
空話總是空話，
到了明年也還是空話。

揭開這個蓋子，
讓太陽來照一照，
扯下這塊遮醜布，

叫大家都看到！
問他們問到底！
看他還有什麼理？
肥肥的腦袋，
紅紅的臉皮，
民國的主人應該是我們人民，
不是你貪官污吏！

一九四四年秋重慶開參政會時作

（註）『婉轉』、『靈活』這些字見於重慶報紙旁聽記中。『廣柑汁』和
羅布案也登載在各報新聞欄內。

或人的問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切都這樣破碎，樣樣不完全，眼前的事物，心裏的花蕾？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切都這樣醜陋？被損傷的臉，被壓壞，扭曲的身子！

「爲什麼人的心會得這樣冷，冷得像條蛇，包着濕漉漉的皮？爲什麼我今天上街，看見人們往來，頭髮下面長着的很少是一個腦袋？

「——啊，我錯了，我錯怪了他們了。我知道歷史是壓在他們身上的重担，

我們知道他們失掉了一切，什麼也沒有，除了錯誤所教給他們的錯誤。

「我不敢在人叢裏抬頭看他們，那些滯鈍的眼睛，虛偽和胆怯的相貌，我只能低頭數地上的石子，唉，可是牠們是多麼的無知啊！

「爲什麼我的心飛到了天外，我的身體卻停留在這裏呢？爲什麼這個星球還沒有衰老，而時間已經在這裏腐爛！」

一九四四年

或人的獨白

我吃着最名貴稀奇的菜，
我喝着英國美國的酒，
在我周圍唱着爵士舞曲，
在我桌子下——一堆人骨頭；

每一分鐘鎗口在瞄準，
每一分鐘財富在加倍，
我有無數的頭，無數的手，
無數的嘴巴——無數的正義和理由；

我的太太怕老鼠，不敢看殺雞，
（雖則她喝雞湯比開水還多些），

有一次她夢中伸出十只手指驚呼：
『啊！我的手指甲在什麼東西裏浸過？』

一九四四年

抬起頭來吧！

抬起頭來吧！

抬起你的頭，向着

遠一點的地方看，

別老盯住你腳邊的一塊地

塵埃的聚和散，

眉頭皺的，

心裏想的，

儘是些長久的愁悶。

直立着的一條條的蛇

彎着脖子向你看，

可是你

看也別看牠們！

抬起頭來吧！

挺起你的胸，讓它

裝滿新的勇氣，

從這些屋頂上，

望過去，望過去，

讓你的視線一直

伸到更遠的地方

和明日的人們相接。

無數的眼睛只是

攝影匣上的洞，

眼皮像小蓋子，

搜索別人身上的利益。

抬起你的頭來吧！
撓起兄弟們的手，
一起走！
遠方那一條明亮的地平線，
畫筆點染的淡綠的地方，
一顆顆露珠映出
七色的無窮空間。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望了一個月又一個月，
盼過一年又一年，
從零下二十度的冰窟，
到壕溝積滿水的春天，
從會議到會議，

『文字！文字！文字！』（註二）
但是刀子深深地插進頓河流域，
給打斷了頭，趕出去！

說是平底船和教堂的祈禱詞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哪一天纔進軍西歐，開闢

那已經決定了的第二戰場？

說是要等到軍運和策劃終了，（註二）

說是要等到——天氣好！

說是風、雨、霧、雪、潮汐、月亮……
都跟作戰有決定的關係。

一月裏來冷得人發抖，

二月裏來多霧又多雨，

三月四月風浪大，

航行危險怕翻船。

月圓的日子潮最高。

西歐登陸最理想，

可惜一月只一回，

眼看五月又快完了！

陸軍和空軍都希望

挑一個月明如洗的晚上，

可是海軍卻偏偏認定，

黯然無光的黑夜纔是好時辰；

空軍要霧，可以做掩霧，

海軍却說大砲瞄不準別怪我。

『流血！犧牲！冒險性太大！』

問題還是在頑固的孤立派！

是的，盟軍遲早一定進軍西歐，

可是別讓希特勒爭取時間啊！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淪陷區的人望眼欲穿了！

快出擊吧，快出擊吧，

你同氣連枝的弟兄，百萬英勇的武裝！

從挪威到巴爾幹，八千里歐洲的海岸，
靜靜地等待着反叛！

一九四四年

（註一）借用哈姆雷特說的話。

（註二）這一行和下面幾行關於天氣的話，均根據『文匯週報』四十七期『報外新聞』欄。

打開廿七年前的歷史

打開廿七年前的歷史，
哪一頁不浸透眼淚和血！
俄羅斯出名的風雪和曠野，
沙皇的絞架和皮鞭……

廿七年前的今天人民翻了身，
時代何用批准纔改變！
地球從今天起轉得纔有勁！
窮人出了頭，苦人開了顏！

打擊法西斯誰的功勞最大？
全世界爲紅軍翹起大姆指！

莫斯科夜夜慶祝鳴大砲，
列寧在地下望着煙火微笑。

從前俄國人出名的悲觀絕望，
現在你提了燈踏遍五大洲，
哪兒我得到這樣快樂的天堂！
乾杯，乾杯，中國人民祝福我們的友邦！

一九四四年

法蘭西解放之歌

法蘭西，法蘭西，你火中復活的鳳凰！

翻身，昂首，又高升，展開彩虹似的翅膀，

飛翔在快要天亮的歐洲的天空之下，

黑暗的雲霧好像盜賊一樣逃亡。

你看：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的後輩，公社的兒郎，

你看：人民陣線的參加者，巴黎和馬賽的工人，

他們已經從地下，從屈辱裏跑出來了，

走下林蔭路，星形場，聽！馬賽曲多麼激昂！

法蘭西，法蘭西，你火中復活的鳳凰，

希特勒扼死你，幫兇是他國外的爪牙，

把他們審判，槍斃，把媚敵的婦女頭髮剃光！
願你們人民永遠是國家的主人，強大健壯！

我想要是羅曼羅蘭屹立在白峯之頂，
他將望見全歐洲，在日蝕下慢慢地重光，
田野，村莊，國家，一一從暗影裏探出頭來，
那條黑色的邊緣正在移動，後退，滅亡！

法蘭西，法蘭西，你火中復活的鳳凰，
多麼高興呀，當你看到這幅動人的圖畫，
地上傳來了歌聲，天空透出玫瑰的光芒，
難怪你這樣翻飛，高升，展開彩虹似的翅膀！

停止敵人的進攻

停止敵人的進攻！

不能再向後退！

我們的父老在那邊，

等待援救的部隊。

（重唱）打碎敵人的迷夢！

搶救土地和同胞！

這是最後的關頭，

最後的關頭已到！

停止敵人的進攻！

發動全國的力量：

每一個縣，每一個鄉，
每一只手，每一枝鎗，

敵人所喜歡的事，
誰做誰就是漢奸；
敵人所害怕的事，
趕快我們要幹！

停止敵人的進攻！
到處的人民這樣高呼。
老辦法是敵人的武器，
大團結是我們的軍火。

從塞外到海南，
看！英勇的反攻部隊！

民主和法西斯的決戰，
同胞們，組織起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

高原的人

高原的人，高原的人，我們分別了，
可是你別單單留下我這身體啊！
站上高樓，我向你居住的地方遠眺，
山峯像鋸齒，江邊揚起黃沙，

一直到我眼睛酸痛，看不清的一片煙霧，
噯，我恨我的腳釘牢在這一尺的地方！
塵埃裏擁擠着，傾軋着十萬所房屋，
我咬你，你咬我，愚昧，瘋狂！

我再也耐不住這一切的錯誤，
啊！高原的人，高原的人，我們怎能分別啊？

我是你的，你是我心中的地方！

在你那兒，我一定刻苦種地，做工，開礦，
只要你給我種籽，自由，陽光，
你帶走我的心，那麼，也帶走這個身體吧！

一九四四年

不過

……不過

我們所想的夏天
到那時
到底來了！

我們想像中的海濱，
沙灘，平鋪着，
很遠的
伸到海裏。

長久禁錮在鞋子裏的腳
踏上去，微冷的，

多麼羞怯，
又多麼放縱啊！

粗糙的沙子，也是
新的沙子，

陽光覆在上面
我們的腳踏上去；

不能抑止的喜悅
推我們向前，

前傾着
我們的膨脹的胸脯，

一直竄進那微冷的海裏，

不 過

我們的不習慣的肌肉
抽搖，又
奇跡地舒展着啊！

啊，到那時候，
那想望中的夏天，
那夏天的海，
那透明的綠色當中……

一九四四年

從來沒有過

——慶祝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節

一

從來沒有過這樣輝煌的勝利：
紅軍把敵人趕出祖國的土地，
邁着大步把解放的旗幟，
從伏爾加插到奧得河西。

從來沒有過這樣偉大的戰爭，
一下子打下了七千個城市鄉村，
從來沒有過這樣大無畏的英雄，
像蘇聯紅軍，像英勇的俄羅斯人。

二

從來沒有過這樣『有計劃的自動撤退』，
幾百萬人的投降，消滅，崩潰！
希特勒，你一直叫『向東！向東！向東！』
可是今天再到哪里去做反共的迷夢！

強盜的藉口說是要『生存空間』，
可是現在你死亡的空間也一天少似一天，
柏林去！柏林去！挖掉這法西斯的心臟！
掃除這個黑點，肅清這些慌憐！

三

從來沒有這樣歡呼的聲響；
一片湖水洶湧在四面八方。
『烏拉！烏拉！紅軍！紅軍！』
啊，人民的世紀，人民的力量！

從來沒有過這樣燦爛的希望，
自由的人民都是偉大的工匠，
新世紀的大廈正在上樑，
地平線上升起了新生的太陽！

一九四五年

爲柏林的解放

紅軍攻入柏林。

每一個字帶着電，

傳遍全世界；

每一個字一把刀，

刺進法西斯的心坎。

希特勒的腦袋

夾在兩隻鐵鉗裏。

那怕嘴巴拉得再大，

也沒有聲音了！

夾扁他！

鉗死他！

打爛他！

消滅他！

牛皮市長在什麼地方？

特務總司令在什麼地方？

一個也別放！

半個都不饒！

死的，踢開；

活的，要捉；

逃的，去追！

法西斯的辯護士們，

法西斯的表兄弟們，

親王們，男爵們，流氓們，

一切反人民的，看看榜樣！

看看你們乾爹乾娘的下場！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強盜出發，得意洋洋！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紅旗插到柏林城上！
剛剛三年另十個月。

三年另十個月！

眼淚哭乾的現在要笑了，

贓物要追回，

罪行要判決，

殺人償命！

請集中營裏的囚徒

都出來當檢察長，
審判那些審判者！
絞死那些絞刑吏！
他們手上還沾着青年的血啊！

把德國還給貝多芬，歌德，海涅！
把德國還給馬克斯，台爾曼，托勒！
把德國還給流亡者，
——不是大托拉斯，軍火商！
把英雄的勳章掛上解放者的胸膛！

把四大自由的憲章
放到柏林去，
在菩提樹街
樹立這些銅像：

羅斯福總統和游擊隊員丹孃……

把戈培爾燒書的地方

改造成最大的圖書館，印刷廠！

在監獄的地基上，

建築文化休息公園，托兒所！

把法西斯的黨部改做毛房！

紅軍們！進擊！進擊！進擊！進擊！

死的，踢開，

活的，要捉；

逃的，去追！

夾扁他！

鉗死他！

打爛他！

消滅他！

叫他還不了魂，轉不了形！
再也玩不出什麼花樣！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古老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來到此地，
我年輕，可是我活得已很長遠。

我纔三十歲，彎着背脊倒已經幾千年。

我纔會認字，但所有說話都已經爲我準備。

我纔會捏拳頭，但屈服却早已盤踞在我心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來到此地，

我並不想走進這座房子，

但磚石已經在我周圍建造起來。

那屋頂造得比我的頭還低幾寸，

那牆壁造得緊貼我的四肢和胸脯。

在我的腳踝周圍，鐵像蛇一樣盤住牠們。

窗子沒有在我眼睛前面開闢，

反是開在我的胸口，無數的惡蟲飛進來，就這樣爲所欲爲地叮着，咬着，吮吸着。水災比我年老，比我父親年老，老過我的祖父、曾祖父和最早的祖先。可是牠今天還是那樣的精力充沛，就像橡皮球管裏的水通過我的鼻腔，（我的祖先還沒有見過這種橡皮管呢！）牠咆哮，泛濫，衝刺，在我胃裏，腸裏，突破了那些柔弱的細胞，侵入我的意志。旱災像隨時會來的燒紅的鐵鉗，斬割我的身子，像龜裂的田地，燒灼我的皮肉，像枯焦的稻禾。疫病把我吊在樑上，弄得我蝦一樣彎曲，我的手脚，我的牙齒，我的嘴，什麼也不能保護我啊！

抽打我的鞭子年紀也比我大得多，
比那拿鞭子的也年老幾百倍，
我的身體在分裂，分裂，分裂……
他們只要我說一句話，
只要我說：「我不是我，是你們。」
我的左手就在我的右手旁邊，
可是牠們誰也幫助不了誰，
牠們緊緊地縛在一起。
我窒息，他們按住我的嘴，
當我快窒息到氣絕的時候，
他們鬆開一只指頭，
讓我繼續活在他們的手掌裏，
繼續呻吟在他們的戲弄、淫虐裏。
要是偶然我再不轉過氣來，我死了，
那麼他們的繩圈裏立刻來了另一個我。

釘子

無所不在的眼睛啊，
在地窖裏，
在屋頂上，
在牆壁後面，前面，中間，
在抽屜裏，
在字紙簍裏，
像鎗口那樣瞪着人。

你並沒有敲門，
我也沒有來開，
你已經坐在我對面。
你看我剪指甲，

像富於鑑賞力的美容技師。
你看我打哈欠，
像牙醫一樣審視我每一顆牙齒。

我和我朋友談話，
你別轉頭來就聽。
我和我自己談心，
你埋怨我們的聲音太輕。
我給我女人寫信，
你跑在我們中間作證。

我疲倦了，
我替你感到了疲倦，羞辱，
我伏在桌子上休息，
你的頭從桌子底下伸進來，

兩隻眼睛，兩點黑色，
像兩隻釘子。

一九四五年六月

夜

夜

低着頭疾走，
像一匹受傷的野獸，

低着頭，

低着頭，

低着頭疾走！

含着淚入夢，

夢也被扯碎，佔領，

含着淚，

含着淚，

含着淚入夢！

城裏的魚

你讀過高爾基的「四十年」嗎，
他所寫的冬霧瀰漫的彼得堡？
他說，彼得堡街上的人像魚，
像魚一樣來往在昏黯的燈光下。

這裏不也是嗎？在這個城市裏，
我們就像是無數的直立的魚一樣，
在抽乾了水的溝裏走來走去——
可沒有彼得堡人那樣懂得苦痛啊！

一九四五，十月革命節。

去看「會師柏林」

趕快去買一張電影票，
要是你口袋裏還剩一點錢，
餓一頓飯也值得去看，
去看「會師柏林」的影片。

這本電影實在太好！
看了包你高興得心跳，
你的血流得快，你的臉燒得紅，
回到家裏怕睡不着覺。

二萬二千尊大砲，
尊尊象徵了蘇聯人民的仇恨，

二萬二千個銅的大喉嚨，
吐出千萬噸的炸藥到柏林城中。

十天工夫，柏林求饒，
伸出手來要湯，要麵包。

紅旗掛上了德國國會大廈，
戈培爾死，季德爾降，希特勒逃！

這是縱火者的教訓！

這是民主自由的勝利！

這是人定勝狗的證明！

這是特務政權的槍斃！

人民的憤怒好像山崩海嘯！

人民的憤怒就是這樣！

人民的憤怒能够殺死一切劊子手，
那怕是法西斯天字第一號！

我勸你趕快來看一看，
從江北、從南岸、從鄉下、從郊外，
坐了車來，搖了船來，走來，跑來，
來看這蘇聯紅軍創造的奇蹟！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號

這是一個謊話

這是一個謊話，

鐵皮包起，漿糊黏牢；

這是一個謊話，

河一樣長，海一樣深，山一樣高；

這是一個謊話，

四只脚，三只手，九十九只血盆口；

這是一個謊話，

臉上搽了粉，背後拖一條尾巴；

這是一個謊話，

牠混身長着刺刀；

這是一個謊話，

牠肚子裏裝飽了血；

這是一個謊話，
牠背後有一個惡鬼；
這是一個謊話，
一個火燄的球，
在滾，在滾，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沒有聲音

突然，我看見一個滿身是血的人，
站在我面前，
他的嘴張開着，
可是他的喉管已經割斷，
沒有聲音。

突然，我看見一付骨骼，
所有的血肉已經刮掉，
每一根骨頭刮得乾乾淨淨，
沒有特徵。

一九四五年八月

給牛角上的蒼蠅

傍晚時候，
一匹牛從田地裏走回來，
在牠的彎曲的角上，
搖搖擺擺地坐着一隻蒼蠅。

牠——那隻牛角上的蒼蠅
看見路上的朋友們，
一點點頭招呼，
一面說：『我們已經耕過田了。』

張着眼睛看吧！
今天有多少多少的蒼蠅啊！

牠們一向騎在勞苦者的頭上，
就像坐在牛角上一樣。

現在他們搖搖擺擺地回去了，
看見路上的朋友們，
一面點頭招呼，
一面說：『我們已經打勝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死亡的製造者

「××師管區第二營營長楊作雲送一千個壯丁，在路上虐殺了八百四十一個。……已執行槍決。」

（八月十九日中央社訊）

有這樣的事情！

有這樣的虐殺壯丁者！

有這樣的兇手惡魔！

一隻手殺死八百四十一條命！

有這樣的事情！

發生在從古以來就是

「民主」的國家！

擦擦你的眼睛，

不要看錯了字。

這是錢大教授用墨水寫的黑字！

一千個壯丁給你

打死，殺死，餓死，病死，踢死，活埋死！

只剩下一百多個半死不活的，

還要麻煩你給他吃碗稀飯！

有這樣的事情！

有這樣的閻羅王！

他有權力可以隨便虐殺老百姓，

他敢這樣做，

他有槍，

只要他高興，

要殺就殺！

這就是錢大教授立論的證據呀！

這個劊子手總算死了，
中國再也不要這種
死亡的製造者！

老百姓的要求很簡單，
不要隨便會死去，
讓他們照他們願意的那樣活，
永遠沒有任何魔王，
敢隨便殺死他們，
也永遠不要一只溫床，
會產生這樣的死亡的製造者！

在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的那天，

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這個；
他們說，『格老子，再也不用抽丁了！』

他們是多麼害怕抽丁啊！

是的，他們有理由害怕。

就是你，也會害怕的，

如果把你

打死，殺死，餓死，病死，踢死，活埋死！

現在他們再也不怕半夜敲門，

要錢，要穀，要丈夫，要兒子，

就像一個人必需躺在地上，

聽憑你站在他身上亂踩一樣！

爲什麼老百姓應該給你踩？

憑什麼你能够蹂他們？

錢大教授，你說！

你的權力太大了，

是超人的權力，

是魔王的權力！

戰爭已經勝利的結束，

老百姓給抽了抽得怕死了，

他們再也不願有戰爭，

他們再也不願隨便死亡，

請你，死亡的製造者——

帶着你的洪願

到墳墓裏去餵蛆虫罷——

一九四五年八月

垃圾堆上造公園

這裏有一個小邱似的土堆，
足有三層樓那麼高。

幾年來這一帶打防空洞，
把挖出來的土都向這裏堆，
附近人家又把天天都有的垃圾
向這堆土上倒，越堆越高。

人像流水一樣向後方跑，
這裏的市面一天一天的熱鬧。
馬路加闊，並且像什麼下等動物似的，
軀幹上很快的長出許多觸手，
伸到那些本來沒有路的荒地去。

官員們的住宅也一個一個地跟着出現，寄生在那些新的觸手上。

牠們跑來的時候，

就把本來蹲在荒地上的草棚

踢開，趕跑，拆掉，

牠們就更狠狠地擠到邊上去，

擠到江邊的坡上去，

更少的幾塊竹筏，蘆葦……

官員們的住宅越來越多了，

他們邀來了舅爺，姨子，乾兒子們，

擠掉了更多的棚戶來擴展他們的家業。

後來覺得這個大土堆真礙事，

決定化一點錢把牠除掉，

他們叫了棚戶裏的窮人們，
爛眼皮的女人和拖鼻涕的孩子
拿了鋤子和畚箕來挑。

也許他們的力氣太小，
而且闊人們覺得這筆錢數目很大，
垃圾挑掉不少，土堆還剩下大半個。
聰明的人想出了一個辦法。

過幾天公家來了測量隊，
又過幾天來了石工和木匠，
卡車裝來了大批石條，
石工們在烈日下丁丁噹噹敲打。

土堆上砌起整齊的石階，
頂上架起八角亭子，

四周安排了八條石凳，再插一圍綠色的極枝，亭子的基石上刻着『小公園』三個字。

官員們打開窗子望望，垃圾堆果然已經美化，可是他們正忙着喝冰箱裏的柑汁，誰也不高興到『小公園』去坐坐；窮人們忙着拉車，洗衣，檢柴，誰也不懂得到『小公園』去敬敬。

當住宅的大門還緊閉着的時候，樓窗上蒙着淡紅的紗簾，霧氣濃重，天還沒有半點光亮，那些棚戶裏的窮人們，

爛眼皮的女人和拖鼻涕的孩子，
就蹲在八條石凳上，
在這『小公園』裏拉屎。
自從挑去了垃圾堆，
他們早就覺得不方便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祝一九四五年的十月革命節

什麼國家和我們靠得緊緊，

從黑龍江一直到天山，葱嶺？

什麼國家衷心同情中國的革命？

什麼國家是世界和平的保證？

蘇聯和我們靠得緊緊，

從黑龍江一直到天山，葱嶺。

蘇聯衷心同情中國的革命。

蘇聯是世界和平的保證。

什麼日子把人類史分開兩邊，

一邊是黑暗屈辱，一邊是光明莊嚴？

什麼日子不單是一個國家的節日，
也值得全世界人民來慶祝紀念？

十月革命節把人類史分開兩邊，
一邊是黑暗屈辱，一邊是光明莊嚴。
十月革命節不單是一個國家的節日，
也值得全世界人民來慶祝紀念。

什麼東西比太陽還要明亮，
能够把人間改造得天堂一樣？
什麼人還想抄希特勒的老文章？
什麼人還有帝國主義的夢想？

民主比太陽還要明亮，
能够把人間改造得天堂一樣。

什麼人還想抄希特勒的老文章，
就再請他試一試人民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口渴的要喝到泉水

口渴的要喝到泉水，
饑餓的要吃到食物，
瞎眼的要看見光亮，
跪着的要站直身子；

（重唱）民主是預言，
民主是旗幟，
在民主的旗幟下我們戰鬥，
東方要實現民主的預言。

流淚的要揩乾眼淚，
孤獨的要得到擁抱，

坐牢的走出了牢門，
吃人的人永遠絕跡！

刀鋒不再舐青年的血；
繩索不再捆好人的手；
文盲在圖書館里進出；
連老婆婆也懂得世界。

我們的後代不識得災荒，
好比南方人沒見過冰霜；
從東到西找不出半個法西斯，
親人們！這不是天大的快樂嗎？

江南的田野碧綠一片，
北方的山河溜冰，滑雪；

新的人民，新的機械，
合奏出民主的歌曲。

個個中國人都長壽百歲，
沒一個女人不多子多孫；
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可愛，
牡丹花，富貴花，四季常開！

一九四五年

洛爾加被害十年祭

雨裏有淚，
風裏有血腥，
陽光下進行着殘暴，
刀割着心。

在灰色的破曉，
一隊兵槍斃了他，
民謠的歌人，
西班牙的花。

有人動手，
有人陰謀，

有人掛着微笑，
有人遠遠的點頭。

兇犯還高坐在那裏啊！
還在嚷着口渴，口渴，
要寡婦的淚！
要嬰兒的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輓歌

那邊的燈兒熄了，
這邊的燈兒滅了，
好黑的路更黑了。
陶行知死了！

趕路的要加快步子，
點起更多的火把，
孩子們要加倍用功，
陶行知死了！

是詩人，是人民的詩人，
是老師，是人民的老師，

是孩子，是孩子中的大孩子，
是革命者，生死只爲民主。

獻給他一朵鄉下野花，
獻給他一片赤誠忠心，
民主，和平，
根絕戰爭！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人造地獄

無數的人在地上滾，
無數的人在吊架上盪，
無數的人迸出最後的慘叫，
無數的人被扼住喉嚨，
沒有聲音。

無數的人只剩一只手，
伸出在水面上搖，
無數的人只剩下一個頭，
在土坑裏，
眼睛向鏟土的人看。

無數的人在謀殺，
無數的人在被殺，
無數的人在自殺，
他們視死如歸，
因為死已是唯一的安慰。

你看，他們在把
人的天性肆意摧毀，
你看，他們在把
人的起碼的，最後的
一點莊嚴，調侃。

他們在嘲笑誠實，
他們在作弄純潔，
他們在欺騙那不懂得狡猾的，

他們把謊話抬進了聖殿，
把理性扔進了毛坑。

他們在把善良的人
驅趕到懸崖邊上去，
用鞭子抽打他們，
逼他們往下跳，
連剛會學走的小孩也要。

那邊是沒有哭聲的廳堂，
那邊是沒有血腥的會場，
那邊是繁複、巧妙的條文，
那邊是絲絨的幃幕。
把一切見不得人的暗藏。

叫智慧來鍛鍊殘忍，
叫科學來磨快鋼刀，
叫酷刑來充當法官，
叫毀滅來代替基督，
叫死亡來判決生命。

驅使這一批人殺那一批人，
再驅使另一批人殺這批人，
再驅使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
交替，繼續，像工廠裏輪班，
一個巨大的殺人工廠！

半夜，母親們調好了毒藥，
餵給飢餓的孩子吃，
她的神色使孩子驚恐了，

哭着用手來按住嘴巴，
母親使勁地扯去那隻小手。

無數的呼喊被命令壓倒，
無數的火焰被恐怖淹沒，
崩裂的土地

把生人吞下去，
合攏，封閉。

無數的人眼睛淌血了，
無數的人牙齒咬碎了，
無數的人捶胸，怪笑，瘋了，
蓬亂的頭髮上顫慄着
他們昨日所心愛的花。

一九四六年七月

殺人

殺人容易生人難，

這是我最近發現的真理。

自然囉，那是我笨所以剛纔曉得，
聰明人早已這樣做，早已明白。

一把野蠻的刀，一顆無知的子彈，
一根粗暴的繩，一滴陰險的藥，
短短的一分鐘可以殺死你，
甚至一分鐘可以殺死千萬個你。

生一個孩子可真不容易，
要萬種千般的痛苦和勞累。

產婦像刑室裏的囚徒似的叫喊，
一個新的生命要拚了另一個生命去換。

殺起人來可簡單又輕鬆。
自己動手有直接的痛快，
指揮別人去做更顯得自己威風，
毛筆一點幾萬個萬人塚。

五歲的孩子學加法，
滿了一雙小手就糟糕。
六歲的孩子背乘法表，
比攻打一個城市難多了。

亞里士多德，屈原，杜甫，
普式庚，高爾基，聞一多，

生了幾千年纔生出一個。
廉價的鐵片，一刀一個。

一枝小小的軍火商的手鎗，
就算是歷史，真理，道德，人情，
人類活了這幾萬萬年，
就算是學會了這套本領？

呸！呸！呸！如果這是你的聰明，
如果你把殺人當作尋開心，
那麼那怕你是上帝，國君，
我也只能叫你是下流畜牲！

一九四六年

像老鼠一樣

像老鼠一樣被發現，
像老鼠一樣被追逐，
像老鼠一樣被毆打，
逃呀！逃呀！
慌忙地找一個洞，
焦急地找一條縫。

像老鼠一樣被捕捉，
像老鼠一樣被作弄，
像老鼠一樣被虐待，
燒呀！砍呀！
用鐵絲拴得牢牢，

用索子吊得高高。

像老鼠一樣掙扎，
像老鼠一樣抽搖，
像老鼠一樣踏扁身子，
丟在溝裏，河裏，
像老鼠一樣不會講話，
像一個中國人一樣死亡。

一九四六年

後記

這裏的四十首詩除了開頭兩首外，其餘都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的作品。從一九四四年起，還有以「馬凡陀」筆名發表的較通俗化的百來首東西，已另外編集出版，餘下的差不多都在這裏了。

當時施行着原稿送審制度，所以這些東西大部份是經過檢查的，只有後面四五首是例外，因為此制畢竟取消了。在當時寫文章的人，沒有一個不一面寫，一面想到剪刀和批筆的。至於讀者看了這後面幾首，或許覺得也不見得怎麼，還是差不多，那麼我只能說，一個必須彎着腰走路的人，一旦沒有這個必須時，他可能積習未忘，無意中依舊維持着那個姿勢。更何況挺着腰走路還是不行。

把這五六個年頭稱為沸騰的歲月，我想誰都有同感吧，國內國外的大事件，像火一樣燃燒我們，誰能够不沸騰呢？更有因心的沸騰而投身於事件中的許許多多的人。時常他們本身就成為事件的一部份，火的一部份。

好的詩，真的詩，只有這種情形中纔能產生。置身事外的，寫不出。置身

事旁的，至多只能依靠敏感和同情來寫。比起投身事中的人來，差得多了。能不能這樣說呢？用腦寫詩，不及用心寫詩；用手寫詩，不及用身——或整個生命寫。依靠智識，思想，哲學……來寫詩，我看是不行的。

近年來，我們常看到報上登載的各地新產生的民謠，牠們是動人的，使人顫慄的。因為這些無姓名的作者，自己身受苦楚，滾動在死亡之中，纔從心底迸發了這些聲音。牠們，以及深入民間的詩人，纔真正是這時代的描繪者。作者的東西不過是這些沸騰的歲月留在一個知識份子心上的刻痕罷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新羣詩叢之四

沸騰的歲月

·袁水拍著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聯合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1 47 初版(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3
-6